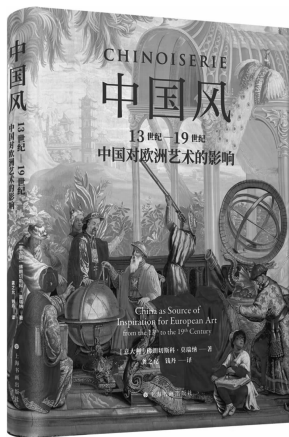


中国艺术“东风西渐”的历史呈现

□陈华文



2022年3月
上海书画出版社
《意大利切斯科·莫瑞纳
《中国风》

中国作为历史文明悠久的国家，其文化艺术不仅对东亚地区影响深远，对于遥远的欧洲，影响也不可忽略。鲜为人知的是，欧洲大陆上刮过几百年的“中国风”。欧洲人曾经推崇、效仿中国艺术，将中国元素直接运用到艺术相关的创造活动中。“中国风”在历史上之所以深刻地影响欧洲，这和中国当时强盛的国力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风：13世纪—19世纪中国对欧洲艺术的影响》一书，从宏观上梳理中国艺术及其思想在欧洲传播的图景，这对于探讨中西文化交流与互鉴，提供了难得的文本参考。

本书作者佛朗切斯科·莫瑞纳博士，是意大利艺术史学者，长期致力于研究远东与欧洲跨地域文化交流研究，除了本书之外，还出版相关著作多部。中国风(Chinoiserie)是自13世纪晚期开始，就在欧洲出现的一种文化艺术现象。一般认为，马可波罗在元大都(北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接见这一事件，是中国风在欧洲兴起的主要标志。而中国风这一学术术语，则在19世纪才得以确定，用来形容受到中国或者宽泛一些的远东文化影响的欧洲艺术潮流。

中国风是欧洲特有的文化现象，是欧洲

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人印象中，中国是一个遥远、神秘、富裕且充满诗情画意的国度。《中国风：13世纪—19世纪中国对欧洲艺术的影响》一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的两章，主要概括13世纪末到17世纪，中国风在欧洲的诞生和早期传播。第二部分集中阐述了17世纪晚期到19世纪晚期，中国风在欧洲盛行的场景，并且按照欧洲的历史与地域，分别介绍中国风对欧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书中讲到，中国风对于欧洲的丝绸、陶瓷、园林建筑、绘画、出版等各个领域，其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这在各种文献和实物中，都充分得到了印证。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和世界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正是通过这条要道，中国的丝绸、陶瓷以及各种工艺品，传到了欧洲。丝绸和陶瓷的做工之精致、纹样之精美，让欧洲的上流社会羡慕不已。14世纪意大利卢卡地区的丝绸织品，就出现了凤凰的图案。众所周知，凤凰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是吉祥的鸟儿，代表尊贵和权力。而凤凰在当时的意大利，显然没有这样的文化寓意，人们仅从视觉欣赏的角度认为，这种鸟十分好看，故在丝绸织物生产中广泛采用了凤凰的图案。当时不仅是意大利，其实在整个欧洲，对于中国艺术的认知，想象的成分居多，可认知是零碎的，有时也是荒诞的。其实这不难理解，当时中国和欧洲尽管有商贸交流，但来过中国的欧洲人毕竟只是少数。中国风在欧洲的传播，从感性到理性、从局部到整体、从模糊到清晰，经历了几百年漫长之旅。

陶瓷，是古代中国呈现给世界的艺术“大餐”。和中国丝绸一样，陶瓷也深受欧洲人的喜欢。欧洲人不仅效仿中国陶瓷的制作工艺，在陶瓷外观设计和图案方面，中国元素也显而易见。16世纪的欧洲，意大利的陶瓷制作工艺已经走向成熟，1515—1530年威尼斯生产的陶瓷就采用了青花纹样。不仅如此，在意大利著名画家贝利尼的油画《诸神之宴》中，神仙们使用的器皿就是中国瓷器，且瓷器上是显眼的青花纹样。同样在16世纪，“美第奇瓷器”朝圣者双系钮壶上，不仅是中国风青花纹

样，还有松树、仙鹤、山石，而这些都是中国文人热衷描绘的对象，此外，绘制技法很显然也来自中国文人画之灵感。

在葡萄牙，16—17世纪生产陶瓷时，陶艺师们用白色锡釉为底，绘蓝色珐琅，也效仿中国青花瓷纹样，图案中有草木、石头、人物，满满的中国风。荷兰在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早期，加工生产的中国棒槌瓶、瓷盘等等，图案虽然升格为彩色，但图案表现的内容，依然是中国的龙、竹、水牛等等。可以这么讲，欧洲13—19世纪的陶瓷艺术，中国元素直接又直观，从制造工艺到设计与图案绘制，和中国本土的陶瓷近乎“撞车”。中国陶瓷艺术之所以受到欧洲如此强烈的认可和喜爱，表明当时中国制造和艺术水准，是领先于世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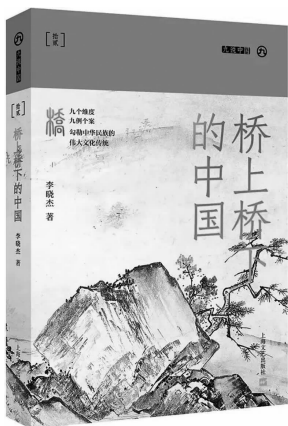
园林建筑是中国艺术的又一大特色，中国园林建筑对于整个欧洲园林建筑的发展，影响至深至远。可惜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欧洲诸多中式园林建筑，受到战争、气候和城市扩建等原因，很多都不复存在。从现存的中式园林建筑来看，欧洲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都推崇备至。在英国，中式园林建筑颇为流行，其中最早的中式园林建筑修建于1738年。这座园林建筑，坐落在树林之中，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意味。另，该园林建筑墙面上的图案以及窗户的风格，和中国园林如出一辙。

13—19世纪中国风刮过欧洲，对欧洲艺术从造型技法到思想取向，产生的影响极为广泛。这几百年中，中国的国力在世界上也是强盛的。自从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国力开始衰败，而欧洲历经工业革命之后，伴随着海外殖民扩张而快速崛起，随之中国风也在欧洲走向衰落。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风吹过欧洲，是一个复杂的、漫长的过程，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把这一过程讲得完全透彻。本书梳理中国风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其脉络整体上是清晰的，而对于具体作品的分析和论述显得单薄，对中国风在欧洲传播的成因分析，还不够透彻。

中国桥梁之美跃然纸上

□甘武进



2022年9月
上海文艺出版社
《桥上桥下的中国》
李晓杰

俗语说：“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可见对于人们的交通而言，在自然界中的主要障碍便是山与河，而建筑桥梁，无疑是突破河流天堑的最主要且最有效的手段。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各种巧夺天工的大小桥梁星罗棋布，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便利条件。那么，桥是如何起源、发展进而达到顶峰的呢？它们与古代曼妙无比的诗文都有怎样的关系？……要解答这些问题，翻开《桥上桥下的中国》这本书，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所寻求的答案。

作者李晓杰，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此书从桥梁起源和它们在我国古代的发展与演变讲起，从古今史话、营造之术、建构之妙、园林飞虹、诗中赏桥、桥上战事、佳话典故、神仙传说、桥俗民风等九个方面，让中国桥梁之美跃然纸上。

书中说，我们现在在中国境内看到的最早的桥梁形态，应该是在距今4000多年前新石器时期的陕西西安半坡村。因其建筑物的周围挖有深、宽各五六米的大围沟，他们出行必然就会有简易桥梁。而到了文字记载的时代，诸如梁桥、浮桥、索桥等多种形式的桥梁都逐渐出现了。

隋唐两宋时期，是我们古代桥梁的全盛时期。石拱桥的建造技术，在隋代可谓登峰造极。最为名的有两座桥梁：一是建于隋文帝开皇四年(584)的小商桥，是一座单孔敞肩圆拱石拱桥；另一座便是始建于隋文帝开皇十五年(595)的河北赵州安济桥。这是一座比小商桥更大的单孔敞肩圆拱石拱桥。赵州桥的桥跨桥式处世界之最，达一千二百余年之久。可以说这是座高度科学性与完美艺术性相结合的古代桥梁的典范杰作，设计与建造这座桥梁的工匠李春等人也因此青史留名，永载史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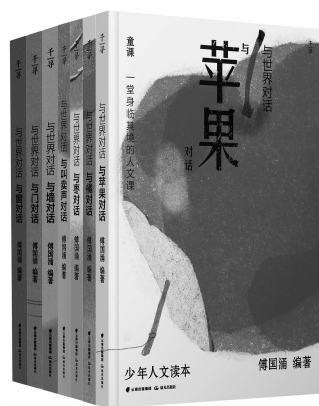
材质各异、各型各式的桥梁，遍布在我国广袤的山水之间，它们美轮美奂，点缀着祖国的青山秀水，为文人墨客提供了创作的灵感。古时的西安灞桥，与雪紧密相连。范成大诗：“为何灞桥风雪寒，何如当舍火炉头。”后来，千古离别，灞桥风雪——以桥抒情。陆游诗云：“灞桥烟柳如何限，谁念行人寄一枝。”我国古代因诗扬名的桥梁，当属苏州枫桥，因张继一首《枫桥夜泊》而名扬天下。

司马相如是汉代著名的文学家，在他生活的地方——成都，有一座桥与司马相如有关，那就是驷马桥，其原名“升仙桥”。当初司马相如凭借同乡引荐，被汉武帝赏识，在应诏前往长安之时，司马相如在升仙桥上留下“大丈夫不乘驷马高车，不过此桥”的立志题词。后来，他在经过故乡又从该桥凯旋，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实现了当初自己题词的志向。到了南宋时，成都知府京镗重修此桥，改名桥为驷马桥。

书中还介绍了中国古代在桥梁方面的技术成果和悠久文化，对桥梁的形制、结构、功能、审美、历史、文化以及民族特色等作了深入浅出的讲解，无论是对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传统技术，还是对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来说，都是近年来有关这一领域的不可多得的普及型读物。

那推开世界之窗的手

□汪琼



2022年9月
晨光出版社
《与世界对话》
傅国涌

见，也是历史沉沉雾霭之所在。他举起——对于海洋的怀念，将孩子们带向海阔天空的境地。

“与世界对话”一百课，包括春夏秋冬、草木虫鱼、日月星辰、天地山水等等，宇宙之大，苍蝇之微，尽在其中。

“与世界对话”课程的灵魂到底是什么呢？我的理解——以母语为载体、启发孩子的想象力是课程的中心。在我有限的视野内，目前教育界已提出学习力中心、思辨力中心、核心素养为中心等，而提出“想象力中心”的，作者很可能是首创。“想象力”，平凡又非凡的名词，作者引用法国诗人、美学家波德莱尔的话说：“想象力确实和无限有关，它创造了这个世界，告诉人颜色、轮廓、声音、香味所具有的精神上的含意。”

但一个课程仅有灵魂是不够的，课程框架和支撑策略才是看得见、用得上的实体。作者将其在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功底和文学、美学、哲学的修养渗透进课程和教学，自然一出手，就仿若建造好现成的课程建筑群。《小王子》中，狐狸给小王子一句忠告：最重要的东西是看不见的。推而言之，教育，要交付给孩子的是那些最重要却看不见的东西。这也就是“与世界对话”生生不息的力量所在。

围绕着不同主题，提供同质和异质的文本、艺术品阅读；现场情境教学；当场写作与点评。尤其是第二点，最不可复制却是课程的神韵所在。情境中切身体悟，教育中尤为珍稀，瞬间即永恒的力量，让学生生命因不断回顾而不断升华。傅国涌曾带孩子们到希腊、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等国和北京、南京、西安、昆明、无锡、南通、海宁、富春江、雁荡山等地游学，一次次开启“少年世界行”“少年中国行”的旅程，最不可忽略的，

有一位学者全程陪同，这不是什么技术性的引导，而是学者即是课程本身。他和他的孩子们，一起跨过——“这黎明黄昏，黄昏黎明，春夏秋冬，秋冬春夏的茫茫的时间的大海啊”，那推开世界之窗的手啊，“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是否点亮学生，学生的生命状态和作品，应该是最好的证明之一。

待到人们想要重建教堂，他们却发现太阳透过空洞的窗照进教堂，在教堂的地上印了一地的树叶，虽然不华丽，没有缤纷的色彩，但树影在地上摇曳却也别样的美丽。于是人们决定不再修窗，教堂不再有彩色的玻璃，而教堂的窗也不会再被打破。

玻璃窗，美丽又脆弱。而空洞的窗，朴素，平凡，却无法打破。

这是刘艺婷同学在课堂上的哲思之窗。牛顿的窗，莎士比亚的窗，那窗里窗外的东西都太过宽泛，常人不可包揽。无窗何成阁，没有这些窗，牛顿、莎士比亚、钱锺书如何成就自己的高阁？

这是冯嘉乐同学的人文之窗。园林之窗的作用倒与画窗相似。从此处的窗看，是对峙的楼阁，从那处看，又是层层亭台。画窗之中，满园的春色呼之欲出，群山放在三窗前，千秋雪也含在窗中。

这是刘尚钊同学的园林之窗。童年时代，总有一瞬，门被打开，显现未来。(雷格厄姆·格林《权利和荣耀》)不是所有孩子都有如此幸运的一瞬：窗被推开，门被打开，显现未来的时刻如神灵般闪现。

在古老的土地上，总有人唱出自己的新歌……我读傅国涌的《童课：与世界对话》系列，每册都是一堂课，他说一课一世界，如今变成了一课一册书。而我以窗为视角，看见的却是那推开世界之窗的手。

短短五年，傅国涌的儿童母语教育实验已结出了许多看得见的果实，比如我正在读的《童课：与世界对话》系列，这是他的“三百千万”课程构想的结果。所谓“三百千万”就是三年百课千人万里，千人是通过一百课让孩子接触到古今中外上千个作者。

在“与窗对话”这个主题之下，作者选了四十多篇古今中外的作品，其中包括诗人艾青的这首《铁窗里》。他想借助历史这扇窗，看清窗里窗外的世界。透过窗，既能看见“熔铁般火热的奔流着的朝霞”，亦能洞穿“如浓墨倾泻在素绢上的阴霾”。

他在“五十之年”想起《论语》中“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番话，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孔子的美育主义。

仅仅“窗”内就容纳了陶渊明、李清照、曹雪芹、林徽因、顾城、帕斯、泰格特等。“窗”外有文学之窗、园林之窗、绘画之窗、科学之窗。看，而见，是历史的恒久动力；视，而不